

出入平安的反思 – 從「俗世的平安」進入「基督的平安」的「五里路」

課堂中，神父由俗世的「出入平安」，帶出了「基督的平安」在於人回歸主內；也帶出「入死出生」的那種無懼死亡的平安，因為死亡正正是進入永恆的「門」。

神父在上「走馬看花」的那堂介紹了豐子愷的兩幅畫，在其中的一幅畫上寫著「還有五里路」這幾個字。



「還有」是甚麼意思呢？是「餘下來」嗎？是「只差、還欠」嗎？是「就快到」嗎？.....

「五里路」，也讓讀者有著不同的理解，是距離嗎？是所需的時間嗎？當中還隱含著「目的地」這層意思。

「還有五里路」究竟是什麼思意？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空，和有著不同的經歷和人生經驗，對「還有五里路」就有著不同的理解和領悟。

彌撒中的平安禮讓教友接受「基督的平安」。可是基督的平安是否真的來到我們的心內呢？

「基督的平安」這課題實在是十分廣闊，我只想分享友人最近身體健康的變化，和在與友人交談中覺得友人看待生死的態度，從而與「基督的平安」作一狹隘比較。所以分享是從狹窄的角度來談論「基督的平安」。

看透生死

幾個月前與一位無宗教信仰的朋友吃晚飯，敘會中，朋友告訴他明天要做一個切除輸尿管的手術，原因是癌變。問他是如何發現的和此病有甚麼病徵時，他說因為血尿而去醫院檢查，在檢查時發現的，屬於早期。

朋友談論他的病情時，一直都很平靜，像是訴說別人的事。可是，當談及癌變會否影響腎臟時，朋友就顯得有點不安，說醫生告訴他，如臨床手術時發覺有需要的話，亦會一併切除附近的一個腎臟。他的不安，是因為掌握不到在他身上將會發生的事情。

在整個飯局的談話中，朋友對這個癌變，沒有半點埋怨，不怨天，不尤人。他彷彿在論談別人的事一樣。臨別時，問他有沒有甚麼我可以為他做的事？他知我是天主教教徒，就叫我為他祈禱。

第二天晚上，與這位朋友通了一個電話。他告訴我手術很順利，只切除了癌變那部分的輸尿管，不涉及腎臟。然而，因為切除了部分的輸尿管，所以做了一個臨時的造口，讓尿液排出體外。要在醫院觀察兩三日，若沒有特別的不適，就可以出院了。

幾星期前，再約了這位朋友見面和閒談。閒談中，問及他對今次手術的感想。他說，沒有甚麼感想，他特別強調人無法勝天，特別是在「生死」這個關節上，天要怎樣就怎樣，天意難違。可是，他對死後會怎樣，卻顯得迷惘。

認識這位朋友超過三十多年，看著他在職業上的改變 -- 由從事專業的工作，繼而轉到墳場工作，至最近再轉到在農莊工作。也看著他為了家庭而作出的改變 – 為了照顧兒女，他甘願放棄專業的事業，全職投入家庭和專心照顧子女；待可以放下子女後，便重新投入社會工作。對著這些變化，朋友是甘心接受，沒有不滿，沒有埋怨。

概括地說：朋友的人生都反映在健康、職業和在家庭角色的變化中生活。他說：人生，要順天而行，做人，就憑良心而活。

對人生和生死，朋友似乎看得很通透，但談到死後的事情，卻顯得迷惘。他安心現世的生活，卻無法安心於死後的事情。我想，如他有機會接觸到「基督的平安」，或許會明白和掌握生命的內在平安。對朋友來說，他還欠「五里路」才能掌握到「基督的平安」。可是，在這五里路的路程，有著各式各樣的障礙，需要朋友一一地清除，或者有人與他一起去清除。

在反思「出入平安」這課題時，覺得「基督的平安」，是那麼的近，卻又是那麼的遠。不是嗎，在彌撒的平安禮中，「基督的平安」明明就在眼前，可是卻又像找不著，摸不到。是我們內心無法接受嗎？還是我們被各種各樣的俗務所纏，無法領受到「基督的平安」？還是我們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承載「基督的平安」呢？

兩三年前，開始每天晨運，慢步海傍。漸漸地慢步變為急步快行。很快地，我就被一位跑步的人士所吸引。他，跑步的節奏是那麼的輕鬆，跑步的姿勢是那麼的優美。跟他攀談，並跟著他跑步。最初跟他跑了大約一百多米後，就無法再跟下去。但是，幾個月後，日子有功，可以跟他跑一公里、二公里...。在他的鼓勵下，我嘗試超慢跑，並且參加了十公里的比賽。最後，竟然能完成賽事，時間還不錯呢。

從這運動的事例中，我領悟到，指導是十分重要的。由「俗世的平安」到「基督的平安」，還有五里路才成功。在這五里中，如有人相扶、同行，並指導，那麼，聖神便更容易地來到我們的心中，幫助我們從「俗世的平安」，走進「基督的平安」。這樣，我們便能坦然面對一切，無論是在面對各式各樣的困難，或是面對健康上的變化，更甚的是面對著即將來臨的死亡時，我們都能在內心中得到平安。因為我們已經獲得了復活基督的那份平安。